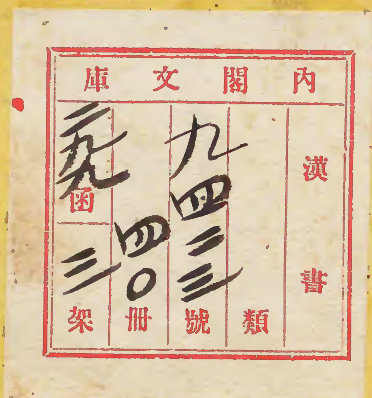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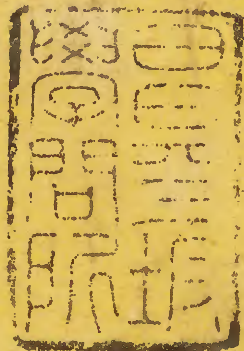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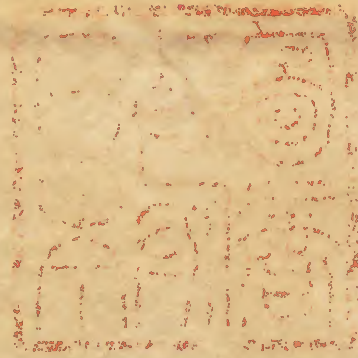
卷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 6 )
函號	299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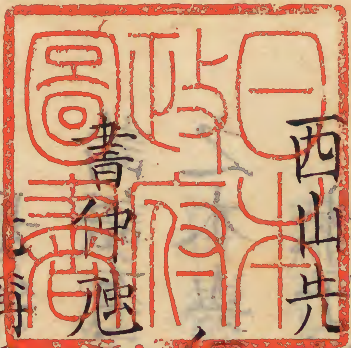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六

仁上

淺草文庫



書仲魁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稱湯之辭

伊尹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此告太甲之辭六經言仁始於此虞書所謂好生之

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

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

復六二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子曰為復不休美而言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



言言言 卷之六  
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曰能親而下之是以吉  
也○朱子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說得太寬無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  
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確實學者  
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李守約曰天下之公  
是無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

朱子曰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程子  
曰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克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  
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  
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  
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  
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  
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集義明道先生曰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或問爲仁先從愛物



言言言 卷之六 二  
推如何伊川先生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  
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或問仁何以爲愛  
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  
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  
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  
爲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  
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

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  
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  
仁爲愛之理矣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  
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  
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  
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爲仁之本  
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  
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  
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



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

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引



程子云云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  
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親  
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  
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仁便包攝孝弟在其  
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  
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  
凡慈愛之屬皆所包也。伊川云爲仁以孝弟爲本  
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天  
下之大本之類是也。○黃氏曰先師嘗言二程子之  
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程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

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  
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或曰仁者愛之  
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曰仁  
性也旣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  
所以爲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  
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爲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  
爲心故其所以爲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  
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以爲德者非一然仁  
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  
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



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  
愛之理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  
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  
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  
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此所具  
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爲二  
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  
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  
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

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  
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  
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  
事哉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  
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是則先師之意也孔  
門教人莫切於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義卒無至當  
之論自程子一爲主一事包四者之言而先師立愛  
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離一合以極其指  
歸使天命人心之奧聖賢典訓之微一旦粲然大明  
其功豈可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或問辭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為己為人不同而已意誠在於為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為人而求其說已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只馳心於外便是不仁○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為鮮矣仁或曰

君子之於言色未嘗有所苟也則  
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問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柰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方行



子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不相關安得爲之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失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問游氏之說則指在外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子所謂無序不和則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在我者既無序而不和在外之禮樂亦不爲我用。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酌酢盡是非僻邪淫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鐘鼓之間其於禮樂判爲二物其如禮樂何先生曰然

南軒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爲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無禮樂之所由興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朱子曰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謝氏曰孟子因擇術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問謝氏之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南軒曰里居也里仁爲美言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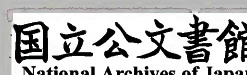


居仁為美也人以居仁為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乃利仁之事然處之之久則將安之矣愚按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繹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朱子曰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者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

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語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隨是高○問利仁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與知者利仁不同○仁者溫厚篤實義理自然克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





理其心常怡怡地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正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智也。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足之忘履利仁者是見得就之則利去之則害。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知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流則利仁之事正所當用力爾。直不知其然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去惡人欲不欲不味朱子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者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

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公正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朱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朱子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為去聲為志於仁無所嫉惡如何曰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日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為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蓋得之矣然此又有說



言言言  
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欣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與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則無惡後言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  
子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爲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心向學皆志於道也若雖有志而泛泛不

切則未必不爲外物所動○南軒曰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志乎此則何惡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之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  
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  
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去仁如孟子去齊之去  
于我元有此仁而自離去之也○富貴貧賤方是就處  
處說終食不違以後方說得細密然不先立得粗的  
根脚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須是先能於

富貴不處於貧賤不去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  
則趨見便則奪便說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  
蓋得樂好禮不之樂也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大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朱子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  
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  
自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  
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



君見之也。有能不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由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不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詞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天人之莫肯用力。

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久。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合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嘆惜之也。○或問無以尚之之義如何。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天下之物。無有以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為仁者亦用功。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有以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問好仁者不幾於安乎。曰未也好仁惡不仁。皆利仁之事。○問有能



一日用其力曰此心散漫放肆一聳動時便在這裏  
雖曰用力却不大故用力○問集註云云曰須是立  
志爲先這氣便隨他志如大將指揮一出三軍皆隨  
若能立志氣皆由我使人之所以萎衰柔弱只是志  
不立志立氣便生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有引  
范氏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之爲美又援呂氏說以  
爲惡不仁者劣於好仁曰好仁惡不仁不必分優劣  
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不可過也謂  
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  
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者惡不仁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吾身此誠於惡  
不仁者也○南軒曰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所  
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深  
切矣愚按南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  
之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  
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  
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



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或問觀過之說子曰劉氏之說亦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其血脉猶是從仁中來小人之過於薄與忍便是失其本心矣又曰厚與愛畢竟從仁上發來其血脉可見。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事上差錯故易說不仁之過是

有私意故難說此亦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矣猶曰觀君子之過斯固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過幸人知意與人同過之言說得人巧失於迫切。問人南軒其亦以黨爲偏其說以爲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詳視之謂今君子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先生不。南軒語說今本與朱子集註畧同又荅學者問。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云云大似釋氏講學不可老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



言意思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  
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為伎為忍者其相去不亦遠  
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義不至渺  
茫恍惚矣詳此則韋齊記之云非其定論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朱子曰佞口才也仲弓為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  
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佞人以口取  
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  
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或疑仲弓

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  
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  
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  
之也○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只見  
得九分亦不是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  
私欲方是不息○黃氏曰集注於為仁之本言仁而  
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義則仁之  
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之曰非全體  
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  
而求至於仁其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前後十



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千百言言而莫能  
究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賢之未  
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曰集  
註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  
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  
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之言則此章全體二字  
已足以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則又後  
章未盡之旨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爲據而或問之中  
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  
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

名之亦足以見前說之義尤詳且密也○愚按集義  
程子曰佞辯才也人有之則多入于不善故夫子云  
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爲賢故謂雍也仁  
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  
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則不佞多言而尚口  
取憎之道也尹氏曰雍也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既  
仁矣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爲人所憎  
仁者安所用之手諸說皆以不知其仁指佞者而言  
與朱子說異當詳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孟子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或問諸說有併與三子之才而不之取以爲習衰世仕于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何如曰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于此而直以

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于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曰用以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若全體有虧這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者所以三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其才○渾然天理便是仁一毫私意便不是仁人於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



平朱子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  
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  
求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  
也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

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  
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  
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  
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  
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  
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  
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  
不仁亦可見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  
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  
日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  
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  
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  
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

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  
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  
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  
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  
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  
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  
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于仁也故所謂違  
仁者非有两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两物而  
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  
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



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  
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  
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  
無待於不違而常一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內  
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曰明  
至仁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  
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  
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  
能與也與○又程子曰日月至焉與人而不息者所

見規模雖畧相似而其氣味意象迥然有別須心潛  
默識玩索久之而後自得朱子曰非其身親而實有  
之亦豈能發明至此耶仁與心本是一物才被私欲  
一隔便與仁相違却成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  
不相離便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  
明被塵一蔽便不明若塵垢去則鏡明矣顏子是三  
月之久無塵垢其餘或曰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  
月一次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  
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  
○問不知其仁註云云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



但其於這道理久後須畧間斷若無此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而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不至或一月一至在內之日多卽是主在內之日少卽是客此卽內外賓主之辨。○問張子云云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故能如此後面雖不大段著力也自做去如推車相似得轉動便滔滔自行不待著力而自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已真是著力不得反曰幾非在我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問

問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對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先生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否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南軒曰人具生道以生其心未有不仁者也一毫私欲萌於中則違于仁矣惟不遠而復者私欲不萌故其仁無時而不存焉三月言其久而熟也而猶不違焉未若聖人之渾然無間也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



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  
 則亦可馴致矣。黃氏曰心不違仁則心與仁二仁  
 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注乃合而言之  
 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  
 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  
 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  
 以為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違仁在內或曰仁非  
 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安  
 之宅也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  
 主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

為賓在宅之外也此兩義者與集註少異姑存之以  
 備參攷而不必疑其有誤也

子曰志於道與言必曰是也蓋言其志不立亦志也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岐之感矣蓋言其志不立亦志也  
 據於德守方得。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于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不與言必曰是也蓋言其志不立亦志也



外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有養之熟無違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于立志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志謂至誠懇惻念念不忘道者日用當然之理。○德者得之於身也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是據守方得。○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於外說得也好。○這處先要就志於道土理會這是個生死路頭如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念念不忘處已



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令人把捉不定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大聖猶且從志學做來今要做工夫須看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節節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得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已似說別人底於已何干預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可有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住處須是依於仁到游藝雖似非所急然亦少不得所以助其存主也○志於

道方是要去做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於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已有可據為底地位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這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又却養得這个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之意如所謂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是也。○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其本而藝其末文中子說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此說得自好。○志道至依仁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弟長等事皆吾之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弗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然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游於藝是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知是否先生曰然。○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朱子曰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從外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南軒曰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



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而患難有所不恤也  
夫子之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  
者惻隱之形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  
罔者理不可昧故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  
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故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  
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  
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  
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  
語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  
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論子貢問衛  
君事曰若使當時子貢仕問輒事不唯夫子未必答  
便答亦不能盡若一問便止亦未見分明再問怨乎  
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  
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輒父子所向無非人  
欲二者相去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



夷齊怨不怨曰一是兄弟遜國一是父子爭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按蘇氏曰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爲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問蘇氏何違言之說果可據乎先生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義似或有此意然聖賢之心志於求仁便有甚死讎亦消融了何怨之有○南軒曰叔齊之讓伯

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之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爲蒯賸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賸可也會子不思蒯賸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爲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徵其詞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恨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者委國



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於中乎夫子告之  
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去天理之安而已夫豈  
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  
宜矣

子曰仁遠乎哉欲仁斯仁至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  
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  
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問斯仁至矣云云  
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  
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

至矣蓋仁非有方所可以往至也欲仁而仁至哉獨  
有之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朱子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  
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在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  
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在而遠到又曰顏



子弘且毅孟子毅勝弘○西銘言弘之道○重擔子  
 須硬脊漢方擔得○朱子曰弘雖只是隄寬廣若無把  
 做度量寬容者便不得此弘字便是執德不弘之弘  
 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  
 才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為是他人之善雖善亦不信  
 如此狹小何緣得弘須是凡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  
 衆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是  
 會以弘為開擴却是作用○弘是事事着得道理也着  
 得事物也着得順來也着得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  
 得貧賤也着得○所謂弘者不但是容受得人須容

受得許多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  
 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如何勝得重任問弘  
 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大而天地  
 子之理纔思量便在這裡若是世上淺心底人有一兩  
 件事便着不得○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  
 底意思○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  
 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時若  
 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  
 道理自是个大底物事無所不包若小着這心如何  
 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又須分別



是非有規矩始得。○弘是事事着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得些小便自足毅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毅是弘之發用處。○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章與臨大事不可奪與彼富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朱子曰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罕言之。○問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而曰罕言何也曰夫子與門人答問其言不勝其多而

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於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于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非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止做工夫。○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此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如何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也謂之罕亦可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子曰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已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幾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

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



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非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箴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



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于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特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

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背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爲切要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爲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



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信似球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物之間而已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

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在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已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克已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逐出境而已或曰克已足勝已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物欲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體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先生曰治字緩只減得一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个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了方住○



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二分已私去便復得二分禮來。問克已復禮疑若克已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也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箕踞而跛倚然必如尸如齋方合禮。問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先生曰便是當時說得太

快了明道先生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便是實。○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天下便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告仲弓者止於邦家顏子則以其極者告之問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有準則有着實處否先生曰只說理恐虛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又曰惟其使此禮字便有檢束之意若只說天理便泛了又曰所以頓着這禮字時便有規矩準繩可見。○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



似旗脚此旗一麾二軍盡退工夫只在勿上纔見非  
理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去纔克去便能  
復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先生曰  
不專在視上聽亦然緣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  
先說視聽後說言動坐間舉佛家亦有克已底話先  
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  
復禮如何得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  
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  
有半體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尤親切爾○問集注謂

天下皆與其仁後却載伊川語謂事事皆仁恰似兩  
般如何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事事  
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  
理耳○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  
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  
皆須從頭克去○問程子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  
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先生曰克已工夫其初  
如何便會自然也須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  
自漸漸消磨去今人須要簡易處做却不知若不自  
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



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柰何  
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自過乎目  
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自過乎耳自家  
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處是也難古人於此亦有  
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  
術○動箴云云曰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  
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  
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思是動  
之微爲是動之著○克已復禮爲仁是做得這工夫  
到這地位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問

或問中論克已銘之非如何曰克已之已未是對人  
物言呂與叔遂謂已既不正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  
大莫不在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  
殊不知未是如此曰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  
之目全不干涉此只事自修之事未道着外面在先  
生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聽言動于人甚事○問  
天下歸仁先生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  
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爲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  
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  
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



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上蔡便道唯其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爲必須如此說纔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克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

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手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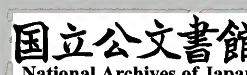


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無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二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南軒曰克盡已私一由於禮斯為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也其本在於篤敬而發於三千三百之目皆禮也克已復禮者此言克已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愚按集注以天下歸

仁為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為得體用之全又日日克之一句亦不若一旦豁然之云為得聖言之本旨更詳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餘見後





敬恕篇○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  
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  
敬恕之間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或問一章之說曰  
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  
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  
在邦在家而無怨惡於我者是則敬恕之功而仁之效  
也夫爲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弁言之蓋將使之以提  
自考耳○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  
當之苟惟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  
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

曰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說得煞廣大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蓋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一日克  
已復禮其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  
是教他平穩做去緩緩地消磨譬如服藥克已是一  
服見效敬恕是漸漸醫治○克已復禮如撥亂反正  
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已  
工夫較難敬恕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已可  
克克已足殺賊工夫敬恕是防賊工夫○問克已復  
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



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顏子之於仁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仲弓則歛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也仲弓則莊敬持養之者也。先立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對魯又丑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也則樂矣曰是矣朱子曰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信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程子曰雖為河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于仁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况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只看說話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





仁者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如人寢寐中語○謹言不  
 妄發卽求仁之端○仁者之言自然認學仁者當謹  
 言語以操持此心○南軒曰人之易其言也以其未  
 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言必認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南軒曰此言仁者之言必認  
 朱子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在  
 謂教化浹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  
 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  
 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安可又曰所謂仁者以天  
 曰理流行融液洞澈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信

德固無一人不然卽一人而言而又無一事之不然求  
 之詩書唯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皆  
 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南軒曰此言仁者之德也○南軒曰使民皆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  
 于後乎餘見敬篇○朱子曰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  
 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  
 黃氏曰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  
 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



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于此亦似小自不亦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朱子曰堅門然人多以楚語論鄭子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棄○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樊故近仁○朱氏跋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覓於活人然後可知也朱氏跋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亦且戰戰兢兢言而不諱以自許矣必朱子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



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  
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  
無滲漏矣。或問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  
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  
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  
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固著之於  
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  
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  
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闖進於胸中則  
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

絕其萌芽蹶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  
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  
及此然以爲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爲  
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  
者其旨深矣。問克伐與克已不同先生曰只是箇  
出入意克已是入來勝已克伐是外去勝人。問克  
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  
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然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  
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功且能於此不  
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時絕



之若至於克伐怨欲欲其不行只是遏得住而且決裂大可憂。○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心未嘗忘。○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足還是氣昏力弱沒奈何曰是他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他見得道理未盡便把這箇做仁較之世人沉迷私欲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是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上去將克伐怨欲都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南軒曰克伐怨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

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而萌焉欲進於是其惟克已乎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南軒曰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雖乘彝之端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朱氏曰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誅公亦不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不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春秋公穀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子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掩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

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之于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爲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若使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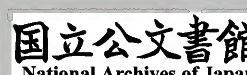
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  
我者固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  
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  
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爲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  
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范氏以九  
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  
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爲之手謝氏以管仲於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  
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

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况如管仲策名  
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  
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以召忽爲傷勇仲  
之不死爲徙義而夫子予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  
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管仲  
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  
而貶忽之死也○問管仲之心旣已不仁何以有仁  
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秦隋  
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拯救生民豈非  
仁者之功耶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南軒曰夫子所



以稱<sup>管</sup>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其告子貢亦然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答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愚按如其仁如其仁朱子以為誰如其仁或者以為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近是不為管仲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朱子曰子貢意不死猶可又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無微管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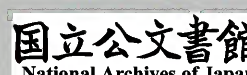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莫之知人不知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子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





之甚啓萬世及復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  
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  
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  
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子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理當死而  
求生則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  
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  
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  
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

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  
已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  
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  
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克塞  
於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  
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  
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  
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  
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  
宜○仁者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快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全。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傍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仁人於理之當然如飢食渴飲也志士謂志於仁者亦能擇而處之矣。  
而萬野具善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無所與善善各其  
 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說不若  
 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辨切磋以成其德也  
 子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  
 之資而已。事賢友仁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  
 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  
 相勸勉乃為有益。南軒曰器利則事善若所事與  
 問所友泛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不仁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水火之於人猶仁之於心也



貝朱子曰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  
 子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  
 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  
 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本則未嘗殺人  
 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耶  
 章放此子之章實文之也其要初藝文以至於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非問之也苟不若此則  
 朱子曰當仁以仁為己在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  
 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地  
 事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

外則不可不遜所謂不讓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  
 一等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  
 舜有為者亦若是者而已夫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  
 之語然上章為凡民都未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  
 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各  
 所當云此章蓋不難於行而難於為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此五者又其效也此○問  
 朱子曰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



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  
微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杖也又言其效如此。問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仁工夫似不甚  
干親切莫是人之爲事求悠悠則此心便間斷多否曰  
不止是悠悠蓋不敏便有怠忽之意纔怠忽便心不  
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南軒曰能行此五者於天  
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歟皆發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  
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

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  
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  
其可耶曰按史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  
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  
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  
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  
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  
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  
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  
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



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為不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無私心而皆當理也仁之

為義固該體用而與惻隱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於用也今日愛之理心之德則於仁之義為最切也然仁曰愛之理而為仁之用仁固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所暨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南軒曰三子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



爲深切至到者矣孔氏曰稱其爲仁以其至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仁也然從事于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而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

思則勞而無功○問云云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云云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如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直而直在其中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便是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先生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大學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第處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



是漸漸學去曰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只管泛濫外面博學更不懇切其志便成放而不知求底心便是頑麻不仁底人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泛濫走作只在這窠坎裏仁便在其中○問程子云云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乎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止徹下之道○問以類而推曰節節推將去今人不會以類而推蓋不會先理會一件却理會共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

子得好不要驀越不要陡頓只是就近旁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做那件件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推第一段之類去讀第二段自此以往只管恁地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鄉曰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卽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修身便推類去齊家齊家便推類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二



步○南軒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為仁而仁不外是也學者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黃氏曰云云或曰何以知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泛濫而不持志之篤則此心常有所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而近思則皆求其在已言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朱子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朱子曰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

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

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

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南軒曰雖

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為

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為難與並仁也歟蓋是道也

須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



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朱子曰子貢信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會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曰此伊川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無者

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又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勉強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較有賭當底是恕無計較無賭常底是仁。南軒曰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於已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此章及後章皆兼言仁恕故移置此言。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不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辭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



言言言 卷之六 五九  
何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  
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  
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  
夫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  
孔子教之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  
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  
能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

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  
也曰凡己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  
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必欲此而後施之  
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  
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  
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手○  
博施濟衆是無盡藏地頭堯舜儘無下手處○仁通  
上下但克己私復還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  
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子貢凡三  
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



已處有所未盡。○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能近取譬，此爲仁之方。令人便以欲立欲達爲能近譬，則誤矣。○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功若把此爲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大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已及物，能取譬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曰：然。○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底道理都擁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或問此章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謂分仁恕？先生曰：某之說，即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初無異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正指人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呂氏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



言言言 卷之六 六一  
始某甚喜其說。○南軒曰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特以見大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旣告之以博施濟衆之大而又語之以仁焉。仁者公天下之理而無物我之私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是其唯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心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泛而無矣。統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子曰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是以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不及忠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做恕不出。○此章專言恕故附於仁恕之後。若其他兼言忠恕者悉附於曾子一貫章。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六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詩書言存疑卷之六終之美固天然特

書言

書言

至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

無忠下味則具忠之發與其無忠則忠不出也此章

忠有忠而外忠則言忠則忠在其中若不論忠則其

此終身行之不亦宜哉○問言忠不以忠曰公言忠

者之來以之公也此而忠之無忠不出乎

凡曰忠貴欲欲要于直之間何則欲要矣亦忠是以

未子曰卦曰文忠其誠不誠若不以終身行之者乎

日視不殆不誠若人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文政重寅

文政重寅



